

盘点我的称谓

□叶葆菁

我出生在战乱的1938年,那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最艰苦的年代。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失去对胜利的信心,毛泽东同志指出:只要我们“坚持抗战,坚持统一战线,坚持持久战,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。”胜利在何时?胜利在明朝。于是,父亲为我起了个乳名叫“明朝”,是我的第一个称谓。1945年9月,抗战胜利了,明朝成了今朝。

1949年1月,六安城解放。有段时间,父亲安排我临时住在他们部队的营房里。首长和战士们都喊我家孩子,可能我的家长会不乐意的。而那时,“小鬼”是军人对儿童十分亲近的称呼。年纪大一点的首长对小战士有时也称呼“小鬼”,那是爱的表达。

父亲还为我起了个大号,叫“叶葆菁”。祝愿“其叶菁菁”(《诗·唐风·杕杜》),茂盛生长,亦有永葆青春之意。名字虽好,但我身材瘦小,体弱智钝;自幼贪玩,学业荒疏,长大后事业上也沒茂盛起来,实不副名。思想起来,甚是惭愧。

提到“菁”字,说实在的,我一生中喊对“叶葆菁(jing 读京)”的加起来超过二十人,都把“菁”字误读成“qing”(青)字了。开始是碍于面子不便纠正,后来是“众口一音”难以纠正,再后来是成了习惯懒得纠正。随俗吧。

有段时间我写点诗文凑热闹,落款只用“葆菁”两个字,便有了“葆菁老师”之称。有的人认为我姓“葆”,喊过

我“葆老师”,闹了误会。之后再发作品,我就恢复全名了。

1962年,我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到铜官山有色公司(今铜陵有色公司)基建处上班,处机关二十来号人数我年纪小,大家都称呼我“小叶”。后来发现,除了老革命陈智祥大家喊他“陈处长”外,其他的人不是喊“小”就是喊“老”,就像家里人喊弟兄一样那么随意,那么亲切。这样的环境特别养人,我这个大家庭中的“老末子”在大家的呵护下得到了成长。如今一想到“小叶”这个称呼,就像又回到这个家里。

我有个习惯,参加设计的项目,施工时总要挤时间去工地和施工人员现场交流。那时候,我成年穿工作服,到了工地再戴上安全帽,和工人没区别。大家都喊我“叶师傅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铜陵人口中工人占一半以上,满街都是“师傅”。那时候,整个社会对工人特别尊重,我也沾了一身工作服的光。我在井下和建筑工地都干过活,但与真正的工人师傅比,他们的吃苦耐劳、公而忘私、团结合作精神,我还没有学到,“师傅”这份荣誉我还够不上。后来下工地多了,师傅们发现施工图上有我的签名,也有称呼我“叶技术员”的。

1965年4月,基建设计处撤销,我被调到有色的一所中专学校任教,便有了新的称谓:叶老师。我从教三十多年,这个称谓一直伴随着我。喊我“叶老师”的有两种人,一种是按我的职业称呼的,他们与我无教学关系;第

二种称呼我老师的人又分三种类型。一种是我授过一门或几门课的学生,典型的师生关系;第二种人是听过我讲座或一两节课的人;第三种是技术上有什麼难题和我一起探讨过的人。他们都谦虚地说是我的学生。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人,只是在某一方面需要向我学习,而其他方面值得我向他们学习。我的学生不是本科生,不是研究生,但是能绘图,会预算,懂施工,到哪里都受欢迎,我为他们骄傲。1987年我评上了高级职称,号称“叶教授”,其实只是副的。也深知自己也没啥真知实学。

我是学工程的,少不了经常去现场,有时还协助技术管理,参加设计审查,工程评标等,于是就有“叶工”“叶总”“专家”的虚称。在学校参加教学和学生管理,被呼“叶科长”,因为我只知管事不会管人,自评不称职。后任设计研究室主任,只做事不管人,此职适合我。我们这代人业余生活都比较充实。因为曾任过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名誉主席,也被人呼之曰“叶主席”;因为担任过合唱团的团长,曾被人呼之曰“叶团”。这些都是不副实的闲称虚名。

说到称谓,不能不提上世纪后50多年中,人们使用最为广泛,无性别年龄差别,无职位高低之分,平等、亲切、热情、互信的称谓——同志。说到同志,有两件事我终生难忘。一件是1963年秋的一天晚上,我去时任铜陵市副市长申书文家,握手时我说“申市

长好!”他说“小叶同志,你好!”坐下来后,他说,“你去找我办公室办事,可以喊我申副市长,在家,喊我申书文同志就行了,喊我老申也可以。”如果是现在领导这么说,可能还是客套话,但当时他这么说确实是真诚的,发自内心的,让我感动。第二件,1938年参加革命的袁虎臣同志原任市文化馆副馆长,后来调到我们学校担任副校长。来校那天我对我说,我过去称呼您袁馆长,现在该称呼您袁校长了。他说“就喊我虎臣同志吧。”一声同志,把人们的距离拉近了,情感更密切了。这个称谓让我和一些老同志十分怀念。

近几年,朋友赠书题字、写信封,只要是提到我名字时常缀以“先生”一词,但总觉得没有“同志”近乎。一看到称呼我“先生”,就觉得我最好穿件长衫,夹本厚书才能匹配似的。

我五十来岁就有白发。有人便开始喊我“叶老”。当然,如今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,“叶老”也是目前对于我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。现在与在校大学生交流时,孩子们一律称呼我“爷爷”,在家门口遇到幼儿园大小的孩子,家长都会教他们喊我“太爷爷”。这表明,我已经晋升到人生中很高的级别了。幸哉,幸哉!

每个人一生中总会有几个乃至十几个或更多的称谓。它记载着该同志成长经历的一个个节点。从中也能窥见时代发展中的许多事件和特征。朋友,您的那些称谓不也是这样吗?



金色满怀

方 华 摄

冬瓜皮的酱香

□蒋卫恒



人间有味

说起爱吃的蔬菜,冬瓜是其中之一。单位食堂里经常红烧,家里也常做冬瓜汤,里面放上海带,少许肉丸,起锅时撒上点葱花,特香。

儿时,家里常将冬瓜吃到深秋。买回一整个冬瓜,吃多少削下多少,随便放在一处角落里,不腐不烂。不像现在的蔬菜,已经没有时节的感觉了。

外婆腌制的冬瓜皮,是早晚吃粥的开胃小菜。外婆将冬瓜皮削得厚厚的,用刷子将皮上的白霜洗去,切成小块状,晾干水分,用粗盐腌上一夜,放在家制的酱缸里,在烈日下晒上几天。其间每天早上,外婆准点打开缸盖,用水铲在酱缸里搅上几个来回,让原本板结的酱变稀,沉底的重新过遍日头,晒干了水分,留下了酱香。经过豆制品板的腌制,一口咬下去,那“嘎嘣脆”的感觉,会让我们多吃几碗粥。

冬瓜籽自然也有它的好去处。

去掉冬瓜瓤后,用竹篮将冬瓜籽在河水里淘干净,在阳光下晒一整天。晚上,全家人吃过晚饭,外婆在洗净的锅里,放上几滴油,待起烟后,倒进冬瓜籽,再放点五香八角之类,那香气一飘,连左邻右舍都赶着来问。

宋朝文人郑清之在《冬瓜》一诗中说:“剪剪黄秋后香,霜皮露叶护长身。生来统绪君休笑,腹裏能容数百人。”写冬瓜形硕皮白、花黄霜叶之貌,末句以夸张诙谐趣,赞其“大肚能容”。

父亲单位后面,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。院子中央只有几口大缸,分别是单位几户人家的,都晒着自家做的豆瓣酱,那豆酱香味远远就能闻到。每家的酱缸里都暗藏春秋,有放人豇豆的,有放人刀豆的,也有放人菜瓜的。只有我家有些特别,比别家多放了冬瓜皮。外婆有时会撒上点盐,说这样既能保鲜,又能长久。她常对在一旁玩耍的我说:“夏天天气多变,一看到天顶黑云压来,要记得盖上缸盖,进了生水,容易生虫变质,那一缸

酱就得倒掉。”

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后院玩耍,做着各种游戏。玩得累了,肚子“咕咕”叫起来,常常从酱缸里掏出冬瓜皮,大家一窝蜂跑到河边,在河水里洗洗,当作零食吃,咸咸的,却十分香。

后来,我在外地读初中,外婆常用玻璃瓶,装满从缸里掏出的冬瓜皮,叮嘱我吃多少,就清洗多少,不能浪费了。有时一星期回去,拿出空瓶装满。有时一个月才带上一回。外婆去世后,再也没有带过。

如今,离开故乡多年,那些记忆里的酱缸,已不知所终。每逢亲朋们送来各种酱菜,常想起小时候吃过的冬瓜皮。那诱人的酱香,难以忘记。

俯身即见岁月倒影,抬头便闻旧时酱香。原来,冬瓜皮的岁月酱香里,代表了我对过去的怀念,对已逝亲人的追思,对童年美好的回忆。它厚得像外婆的慈祥,又薄得像轻轻一碰就碎的乡愁。

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湖是哈尔施塔特小镇的门面,是一匹被阿尔卑斯山失手揉皱的蓝丝绒,它整天盛着天空的倒影——不是平铺直叙的映照,而是被山风轻轻揉碎后,将云朵的碎金、松针的墨绿都细细密密地织进波纹里的包容。

阿尔卑斯山缄默不语,沉默如亘古的神祇,巨大的墨绿色的斗篷从山巅垂落,松针耸动的肩头在风里“簌、簌”作响,像是山民们行路时的呼吸。山的影子沉在湖底,与鹅卵石的棋盘交错。那些灰白的石头,原是被时光遗忘的棋子,唯有偶尔游过的鳟鱼甩尾,才搅乱千年的棋局,涟漪荡开时,连阳光都碎成了闪烁的星子。

白天鹅无疑是湖中的精灵,它们划水的姿态轻柔得像一句耳语,羽翼掠过水面时,连时间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。我们与它们隔着湖水相望,并友好地招手问好。这群见过大世面的气质优雅的绅士,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善意的呼唤不理不睬,竟然到了熟视无睹的境地。谁也不忍惊扰这自然的默契:我想,格林兄弟一定曾在这里捡拾过灵感的碎片,不然为何这里的每一片落叶、每一声鸟鸣,都像是从童话里飘逸出来的?

谁要是将哈尔施塔特湖称作“镜”,那是平庸的。它分明是阿尔卑斯山掌心的一块绿宝石,被千万年的岁月打磨得温润通透,却又故意留下一道褶皱,以便让每一道波纹都藏住一个秘密。关于山与湖的相守,关于人与景的共生,更关于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,如何在一汪碧水面,找回不慎遗失的、宝贵的、慢悠悠的时光的香囊。

连日的奔波,累了的是双足和眼眸,丰富的是行囊。既然来到了哈尔施塔特这个世界上最美的,享有“天堂里的明信片”的美誉的小镇,我们当然要在小镇上逛逛。小镇很小,如同一盆经过匠人精心制作的袖珍盆景,一切搭配得都是那么协调,不管从什么角度,只要你按下快门,就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。由于空间的关系,只是感到这些积木一般耸立的建筑略显得有些局促。小镇的每一户居民房前屋后种满了鲜花,每个小小的窗台上放着一盆盛开的蝴蝶兰,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花瓣儿,把小镇装扮得分外靓丽。还有的住户门前的小筐里摆着从哈尔施塔特湖里捞起的五彩石,随你挑选带走。我在一户人家门前挑选了一块椭圆形石头,在篮子里放了一欧元。这使我不免想起在奥地利圣沃夫冈小镇的情景,牛奶放在路边的冰箱里,游客需要时自取,自己给钱,多少随便。

哈尔施塔特小镇东侧,一个热闹的集市正上演着它的日常。集市不大,却十分热闹:摊位上商品琳琅满目,各色游客穿梭其间,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市井画卷。我在一处摊位前驻足,被一只像木雕刻的水晶猫头鹰深深吸引。我花了十八欧元,让它成为了我的喜爱。最令人称奇的是那双水晶制成的眼睛,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凝视,它似乎都在深情地望着你,亮晶晶地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

听朋友介绍,哈尔施塔特人有一个怪风俗,由于小镇依山傍湖,土贵如金,所以人死了埋葬方式也很特别。据当地人讲,所有逝去的人在埋葬10年后骸骨都将被移出土墓,放到山上洞穴中的骸骨馆,日久天长,这里堆积了数不清的骸骨,到骸骨教堂可以看见这些独特的场景。我去了,果然如朋友所说的那样,为了有所区别,有的头骨上贴着标签,有的还绘上装饰纹样。据了解,这样的做法已有1600余年历史。

午饭的时间到了,湖畔的餐馆都是以原木搭建,门楣上悬挂的彩色布条与门前盛放的蝴蝶兰相映成趣。微风拂过,布条与花朵便随风起舞,在演绎一曲优雅华尔兹。踏上圆木制成的台阶,每一步都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,如同踩响了来自远方的古老鼓点。而游客们的午餐首选,无疑是那条来自哈尔施塔特湖的烤鳟鱼——鲜嫩的肉质中,浓缩了整片湖水的清冽和甘醇。

在安顿了一拨客人之后,老板来到了我们面前,他是个大胡子男人,说话时蓝色的眼睛会眯成两道缝。他家的菜单是用德文写的,但

老板会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告诉你,先生,你真是有口福,今天的鱼是刚从哈尔施塔特湖里捞上来的,活蹦乱跳的,像刚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硬币一样新鲜。说完,他神秘地朝我眨眨眼,热情地搓着手说:“欢迎您尝尝我们的苹果酒,甜得像一口夏天的阳光;当然,还有迷人的德国黑啤。”他看我们在靠窗的桌子坐下,又说,“先生,您真会选择就餐的位置,坐在这里很好,可以打撈哈尔施塔特湖的风光。”

我们同行的共三人,两位女士称她们不会喝酒。于是,我也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对老板说,你给我们烤三条鳟鱼,一盘烤牛肉,一瓶德国黑啤,两瓶苹果酒,外加三只奶油面包。老板见我们是中国入,他竖起大拇指说,中国,挺好!地大物博,下一次我去中国,一定好好地玩一回故宫和长城。不一会,一大盘烤鱼端上来了,活蹦乱跳的哈尔施塔特湖鳟鱼,此刻在盘子里温顺极了,整个餐馆都浸润着鱼的香气。鱼肉像云朵一样松软,带着湖水和草木的清香,上面撒着细细的盐粒。配菜是土豆泥,细腻土豆泥上淋着奶油,令人垂涎欲滴。

邻桌的老奶奶正在往面包上抹一种橘黄色的酱,我凑近一看,是当地的奶酪。一位年轻女子带着自己的孩子,围绕在老奶奶的身旁,他们用德语轻快地交流着,看来她们的心情不错,珍惜这短暂的天伦之乐。小男孩已经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奶酪,他放下勺子,又叉起一块酱牛肉在嘴里咀嚼着。他弯下腰,偷偷地把吃剩的面包掰成小块,喂给趴在桌下的小黄狗。狗吃得认真,也很惬意,尾巴摇得像湖面上的小船,把斜刺里的阳光摇得歪歪斜斜。

我带着好奇,忍不住问老板:“这里的奶酪为什么是橘黄色的?”老板笑了起来,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:“先生,这是为您特制的,加了胡萝卜和香料,您看像不像小丑的围巾?”老板说话总是那么幽默。他一边和我们说话,一边小心翼翼地帮我们打开了德国黑啤和苹果酒的瓶子,他熟练地倾斜酒瓶,金黄色的苹果酒在杯中泛起细密的泡沫。他给两位女士每人倒了一杯苹果酒,给我倒了一杯黑啤。然后,满脸堆笑地说:“女士们、先生们,请慢慢享用,哈尔施塔特的鱼,要像这里的云一样,慢慢地飘进你们的肚子里。”老板的幽默,再一次把我们都逗笑了。我忽然发现,餐馆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爬山虎,如同一帘绿色的瀑布,把外面的风景都滤成了淡绿色。湖对岸的木屋像一排排穿着花裙子的姑娘,歪歪斜斜地坐在山坡上,慵懒地等着谁给她们系好松开的鞋带。

我们大块朵颐,吃到最后,直到我们实在撑不下去了。但那盘鱼还在,虽然是残局,仍像一只固执的手,非要拉我们继续吃。我们只好每人又切了一小块,放在嘴里慢慢地嚼。这时,湖面上漂来一艘小船,船上的人正在撒网,网撒出去又收回来,水花四溅,收获当然是丰硕的。湖边的芦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把影子投在湖面上。我看着那艘忙碌的船,突然觉得,这盘鱼不是吃的,是看的,是听的,是闻的,是哈尔施塔特用另一种方式在和我们说话。

湖面在暮色中渐渐地暗下去,群山被涂上了一层薄薄的迷蒙色。但湖水依然清幽,一块被擦亮的深绿色玻璃,映着即将落下的夕阳,把最后一点金光反射到归途的旅人身上。这时,我听见远处传来几声狗吠,那是被晚风断断续续的,散落在山谷里,找都找不到的声音。

坐在归程的车内,我突然发现,刚才那盘哈尔施塔特烤鱼的鲜嫩还挂在嘴角,那杯德国黑啤的苦味还留在舌尖,苹果酒的香味,像一片撵不走的云,还在心头飘荡。我想,下次来哈尔施塔特,一定要记得带个空肚子,以多盛些哈尔施塔特烤鱼的芬芳。

哈尔施塔特印象

□周宗雄

滴水崖

孟浩然田园诗背后的士子心结

□田达余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!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绝句《春晓》,中国人没有读过的怕是不多。诗人春天里的慵懒心态,和喜晴兼惜春的情绪,带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。便是现在的中国人,遇到春雨连绵之时,也会滋生落花的情绪。诗人是喜爱隐逸的田园生活的,素有田园诗人之称。他的恬淡情绪的表达,当不止此一首诗的,只能说这一首比较为人推崇。

孟浩然另一首绝句《北涧浮舟》:“北涧流常满,浮舟触处通。沿洄自有趣,何必五湖中。”此中的“五湖”当喻指天下,诗人无心于天下,一处涧水便足自得。驾一小舟,随处旋转,回荡其间,自有趣趣,触处可通,岂可谓小?当然,人都是社会的人,思想情绪的产生,自有其社会根源。古代人才出仕,乃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。只是屡经磨难挫折,方才泯灭了魏阙之心,而流连于山水田园,以遣才情与怀抱,从士子到隐士。

孟浩然的一首《问舟子》,正透出此中消息。诗云:“向夕问舟子,前程复几多?湾头正堪泊,淮里足风波。”作者行于舟中,见天色渐晚,便问舟子,前面还有多少路?前头有河湾可泊,不如抛锚停船,前面淮河宽阔处风波正多呵!这当然不只是在说河,而融入了作者的社会经验。孟浩然之隐逸田园,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念头,而是在社会现实碰撞下的选择。

他曾经写过一首干谒诗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,其中有两句诗自言其情云:“欲济无舟楫,端居耻圣明。”说是欲渡河而无船接引,而闲居无为又有愧于圣君,言下之意是请张丞相援手。张丞相就是同为诗人的张九龄,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就是他的名句。但此事显然还是没有结果,其原因不得而知,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为了保持一点自尊,诗写得太过委婉,极力想泯灭那干谒的痕迹。或许正因为太孤高自许,张丞相似乎以为此君不宜为官,还是在山水田园里端居比较好。也许正是此一事件的打击,让他一颗敏感的心受到了严重刺激,从此坚定了他的隐逸之志,从而在文学史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位著名的田园诗人。

他的另一首《送友人归之京》,则进一步表达了他的隐逸之志:“君登青云去,予望青山归。云山从此别,泪湿暮宵衣。”朋友进京青云直上,而自己望青山而归,虽然友情使之洒泪而别,却不能改变自己的素心,他是坚定地留在山中了。当然,从此可以任意地生存,和诗性地生活,对于孟浩然来说,未必不是一件美事。纵使青云路断,孟浩然却在落花春晓间,以诗心筑起另一座魏阙——那里,田园即庙堂,恬淡自成不朽。



龙凤莲 作



范强强 作